

关注“周口作家群”

我在她的目光中探询她

■董雪丹

这是一篇没有采访的札记,只想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去感受她。

7月20日,在名家看淮阳暨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座谈会上遇到她,吃饭时,她坐在我的对面,静静的,在一群女人的欢笑声里。

笑闹声来自周口的几位女诗人,因为彼此熟悉,说话自然随意。又恰巧围坐一桌的都是女子,更是随情随性。也许是因为生疏吧,除了几句客气的应答,她和另两位来自郑州的女孩子一直不怎么说话,只有她的那双大眼睛,忽闪着敏锐和智慧。

想知道她是谁,恰巧不知谁问了一句,她轻轻地答了一声。我很惊讶:“哦,你就是孙青瑜啊,感觉你不应该这么小啊,像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。很熟悉你的名字,不久前刚看过文学报上你和墨白的对话,上面还有你的照片,可竟没有认出来。”她颌首微笑。我们目光相对,感觉她没有一般女孩子在陌生环境中的羞涩,反而是一种大气的从容。

“看过你评论你爸爸小小小说的文章,我做副刊编辑多年,编过你爸爸的文章,感觉很亲切。”她还是静静地笑笑,轻轻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突然很后悔说这句话,自己本来也不是为了讨得谢意。再说,在这个场合里,也许她更愿意只是作为“孙青瑜”存在,而不是作为“孙方友的爱女”而著名。

便一时无语,几次望向她,都恰恰遭遇她的目光,便相视而笑。好在,女孩子们的相聚是永不会冷场的,身旁的话语、笑声不断。在些微的酒意之后,有人在起哄,有人在唱歌,有人怂恿着每个人都唱。她在一片哄笑中偶尔说出几个字,使得笑声更加持久而嘹亮。有一种感觉,在平常的生活中,她应该是俏皮的,说话的方式应该是冷幽默。

这种场合总是令我胆怯而自卑,五音不全的我正在心里纠结着自己该怎么办,她已在“周口方”的请求下作为“郑州方”的代表唱起戏来,声音竟是浑厚而专业的。在一片掌声和叫好声中,她又恢复成那副淡淡的冷眼旁观的样子。

每次与她目光相接,都觉得她的眼睛会微笑。

每次看她微笑的眼睛,都能够感觉到她内心的丰富——她的眼睛会说话。不想按惯常的采访去问她,去问她写过些什么,只想在她的目光里探询她。

在网上搜寻,发现河南作家网上这样介绍她:孙青瑜,女,汉,1979年生于河南淮阳。发表散文《雅兴》,评论《孙方友文学的独特魅力》,《论孙方友的小小说》,《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的个性》,《泡沫写作》,《向艺术的最高层次迈进》,中篇小说《找老婆》,报告文学《是谁逼你为娼》等。

去时很轻回时很重的行囊

■董雪丹



会议结束,准备从淮阳返回周口时,才发现自己的行囊已经没有了来时的轻松,肩上的提包是沉的,里面装着几大本杂志;手中的纸袋也是沉的,里面是厚厚一摞书。

这是7月20日开过名家看淮阳暨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座谈会之后的收获,盘点一下这些杂志和书,当然都与周口籍作家相关。

从《北京文学》(2013年第三期)的封面上的重点篇章导读,就可以看到周口籍两位作家的作品:鹿邑籍著名传记作家陈廷一的报告文学《大

国之怒——一场针对日本旷日持久的跨国大诉讼》,沈丘籍著名作家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《骗骗她就得了》。更有意思的是,封面上有一张大大的人物漫画,就是刘庆邦。

一本《小说月报》,刊载着淮阳籍作家李乃庆的小说《秦楚情仇》;一本属于周口籍作家的园地——《大河文学》,除了作家们的作品,还介绍了周口作家群的崛起……

由我市文史专家张恩岭编著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张伯驹传》,也静静地躺在我的行囊里。记得《人民日报》推介过这本书,查阅一下,发现在6月25日的副刊版面上,这样评价:本书是张伯驹家乡人撰写的关于他的一部传记,包括“传记”与“生平简表”两部分。作者以严谨态度记述张伯驹的生平,对历史资料做了重要补充。

一个标注着“郭昕文集”的纸袋,里面装着厚薄六本书,也装着郭昕从草根阶层到文学贵族的艰辛之旅。虽然上面写着“二十年文字生涯的总结”的字样,翻开作者简介,发现他根本不到该“总结”的年龄,这位商水籍的作家,是1974年生人。

还有,还有……当然,这些收获都是有形的,会上众多名家的发言,是无形的,却也是沉甸甸的……

座谈会花絮

诗二首

■宋涛

游园即兴

一弯小桥照倩影,
细柳拂风烟雨蒙。
佛塔高耸静诚心,
路草园花入春梦。

小塘夜雨

小雨昨夜扣纱帘,
声声急促声声慢。
小塘清荷蛙声急,
碧柳扶摇鸟声喧。

我们“梦中的苹果树”

■苏晓

如果你不是你
多好
那我也不必
庸人自扰
如果我不是我
可好
那你敢不敢
与我拥抱

我们
该如何是好
爱情
该往哪里逃
才能不被别人找到
才能不被别人嘲笑
才能不去计较

辜负了谁或者
对不起哪位
为何要贴上
私奔的记号

一直以为
我们之间 只隔着几千米多的步子
却想不到
找到你 要跨过
前生下世

一直以为
我们之间 只是被时间绊着 无法向

前

却想不到
见到你 要穿越
几千个光年

还以为
真爱会开在那片寂寞之土
呼吸着阳光
品尝着雨露
总有一天
会结出
我们梦里的幸福

蓦然止步
黄昏的沙滩上
我看到
那长满苹果树的岛屿
孤独地住在海中
沙滩上的我们
无路向前
无船可渡

回头
回忆 已成一片灰云
渐渐消失在夜色里
可否
静静看完这日暮
然后
各自去找
回家的路



荷之恋

■李艳春

故乡东湖的荷开放了!那一汪碧绿的湖水,荡漾着,蒲苇丛里,掩映着动人的荷花。淡淡的清香,袅袅着,是那无声的思念。荷,让人怎么不惦记呢?一直都极喜欢荷。是因了那片魂牵梦绕的故土吗?还是因了自己的特殊喜好?也许兼而有之。看吧,这是一个绿的世界。绿树,碧水,满眼都是绿,这是荷的天堂,荷叶田田,荷花处处!

就连荷叶也可以这么美丽。那些刚出水的叶子,浮在水面上,就像微眯的眼睛,那些高出水面的叶子,宛如青蛙,或俯或仰,或立或跳,更有那些紧贴在一起的,恰似窃窃私语的情侣。一阵清凉的风吹来,珠玉飞溅,满湖的清香溢出,好似谁开启了一种叫陶醉的果酒!醉人的满湖风哦!

这样的季节是惹人遐想的,让人想起有关荷的情节。在微雨的时候,若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,荡湖是极浪漫的事情。我想。朵朵的荷花,艳而不妖,娇而不弱,层层的花瓣,精心呵护着嫩黄的蕊。该有渔歌悠然传来,或者哗哗的水声里,从不远处,探身从小船里露出一张姑娘娇美的脸。笑声随风飘远。因为不知谁采了一个刚成熟的莲蓬。

一定要采一张荷叶的,顶在头上,好像绿伞一样,光滑无比,又柔嫩无比,散发着清香。这一刻,

沉浸在荷叶的呵护中,感受着荷叶母亲般的抚摩。让灵魂在这一方水域里栖息,心净若莲。

荷花,又名莲花。有谁说,爱情从来都是苦的,如果爱是一朵莲花,最美丽的爱一定是那清苦的莲心,一直苦到心里,然后才能有那朵美丽的莲花。爱,与莲有关?

爱,与莲有关。或许正因了人间爱情的悲欢离合,才会有“莲开并蒂”“百年好荷(合)”的美好寄托吧!同时,它还是人间友情的使者呢。1918年,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下关居住时,曾得到日本友人的帮助,就把辽东半岛普兰店出土的四粒古莲子赠送给了他,后来,取名“孙文莲”并且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。

爱,就是莲本身。它爱整个美丽的凡间。无私地把自己的荷叶、莲蓬、藕都奉献给了人们。传说中,婆罗门教神话世界起源于荷花,天下皆水,有莲生出水面,是故在佛教中,传佛祖悉达多初生落地即行七步且步步生莲呢!当今,在喧嚣的空间,祛一己之私欲,为芸芸众生奉献赤诚,捧出爱之硕果,该是我辈要思考的问题。

当普度众生的佛祖端坐莲花,祈祷人间和平美好之时,这美丽的荷花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?那么,许愿,让自己化身为莲,与莲相伴。永远!